谈判破裂,代表团一天也不想留在美国

3

吴海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纪实文学

[内容简介]

本书再现了纠缠中美两国十几年的知识产权谈判风云,解密文明战争背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斗,展现了铁娘子吴仪的风采和性格,也对大国之间政治较量和经济博弈做出深刻的描绘。

[上期回顾]

经过紧张激烈的谈判,协议马上就要签订,但在签字前,吴仪突然被美方代表叫了出去,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通知中方……

吴仪在美国贸易代表处里听到的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已经背着中方代表,单方面宣布谈判破裂!

原来,两个小时前,就在双方谈判代表正在议论香槟酒的时候,希尔斯已经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发布了一份《新闻公报》,宣布到此为止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能就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中国的价值15亿美元的106种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希尔斯对记者们说:“这些谈判未能解决问题,我感到很失望。美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然而中国的建议说到底是不够的。”

两个小时后,梅西才就此向吴仪作出通报。简直是岂有此理!吴仪脸上顿时升起一股怒气。

吴仪说:“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强烈抗议。美国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双方的利益,我们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

随后,吴仪带着怒气重返谈判厅。谈判厅里每一双眼睛都盯着她,所有的目光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吴仪:“谈判破裂。撤!”

中方代表迅速回到了冷冰冰的现实中。刚才那种欢快和轻松,好像仅仅是刚刚有过的一种幻觉。没有人再谈香槟酒,现在唯一关心的就只有返程机票了。大家一个个迅速站起身来,收拾手中的材料,随着吴仪向门口走去。部分美国代表也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

双方代表什么话也不说。这时候,大家又不是朋友了,又变成对手了。不过,美方代表好像一群做错了事的孩子,一个个低头不语。

吴仪就要走出门的时候,梅西走过来,拦住了她:“吴仪女士,请先不要走。我有话要对你说。”

吴仪没有心思听他再啰嗦:“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梅西:“你听我解释一下。”

吴仪:“你们单方面宣布谈判破裂,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梅西确实想作出解释,但是有什么好解释的呢?无非是在知识产权谈判之外发生了什么,无非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交易还没有谈妥,无非是美国还要利用知识产权问题继续向中国施压。

此时,美国国会正在就中国问题进行辩论。一些议员抓住关于中国的一些道听途说,抓住所谓的人权问题、劳改产品问题等无理纠缠,节外生枝。国会里的气氛影响了贸易代表处谈判厅的气氛。

美国人到底是谈知识产权呢,还是谈人权?到底是谈贸易问题呢,还是谈政治?无疑,美国人要谈政治,谈人权,谈西藏,谈移民,谈劳改犯,谈最惠国待遇,然后,才愿意谈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张牌而已。其他问题虽然不在知识产权谈判的议程中,但它们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谈判,左右着谈判。

所以,吴仪没有理睬梅西,拂袖而去。

回到大使馆,吴仪立即连夜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的气氛格外沉闷。吴仪刚说两句话,声音就哽咽了,眼泪也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在场的人也禁不住跟着哭了。特别是几个女同志哭得更厉害。他们都感到自己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侮辱。

吴仪劝大家不要伤心,大家也劝吴仪不要伤心,但他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代表团请示国内后,决定立即返回祖国。接着,大家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机票怎么样。

大使馆回答说机票问题不好解决,希望大家能多留一天。但代表们都说:“我们一天也不想留在美国。”别说在华盛顿多呆上一天,就是多呆上一个小时也让人难受。

他们一遍遍地催问机票。订票的同志说:“头等舱是肯定没有了,是否可以这样,大家分批走。吴仪部长多留一天,明天买到头等舱再走。”

吴仪:“坐普通舱也走!”

晚上7点,梅西又来请吴仪,试图向她解释原由。

吴仪:“我们中国代表团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严正抗议。美国出尔反尔,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蓄意破坏这次谈判。谈判破裂的后果完全应由美国方面承担。”

梅西:“请吴仪女士不要发火。有什么话可以继续谈。”

吴仪:“没什么好谈的。我不愿意再在美国多留一天。”

第二天一早,吴仪在张月姣的陪伴下赶到机场。临行前,美方又一次改变主意,并通知吴仪:希望再谈判一次,是否制裁推迟在1月16日定夺。

此时,在北京,中国外经贸部发言人已经向新闻界宣布了一份对美进行反报复的清单。一旦美方的报复生效,中方的反报复措施将立即生效。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指出:“我们仍然愿意本着合理解决问题的态度与美国政府继续举行务实的、认真的谈判,努力争取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

在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外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吴仪已经登上飞机。由于是临时买到的票,她和张月姣坐在航班的最后一排普通座位上。

1991年12月16日,北京天气寒冷。梅西率领美国知识产权代表团又一次来到中国,给正值严冬的北京增添了一股冷飕飕的寒气。

这时美国对中国进行的6个月知识产权调查已经结束,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产品清单已经公布。但美国人又施出缓兵之计,以“需要向美国各界征求关于贸易报复清单的意见”为由,将实施制裁的时间向后推迟了。推到什么时候?1992年的1月16日。这等于说,他们把那颗已经到点的“定时炸弹”的指针又向后拨了一下,把那个已经燃烧到起爆点的导火索又抻长了一截。

这既是美国人打出的一张新的“时间牌”,也是他们展开的一场心理上的攻坚战。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直至逼中国低头。他们试图把人们已经绷得直直的、紧紧的、就要绷断了的神经,再使劲儿拉上一拉。

梅西是来拉中国的神经了。

希尔斯在华盛顿为梅西一行打气助威。就在梅西到达北京的当天,希尔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中国发出新的威胁。美国的新闻舆论也发表了杀气腾腾的报道,报纸上简直是一片制裁之声。美国《商业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口气大得很,标题是:《美国规定1月16日为中国解决贸易争端的最后期限》。

在华盛顿的呐喊助威下,梅西胆子更壮了几分,一走进谈判厅就摆出了怒气冲冲的架势。他心里非常清楚,按照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内部指示,现在还不是达成协议的时候,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只不过是利用谈判的机会再对中方敲上一敲,能敲出多少,就敲出多少。他的谈判战术就是:与中方吵架,吵得越凶越好。

然而,梅西打错了算盘,谈判厅里的气氛让他不敢一上来就吵架了。

梅西发现,今天面对的中方代表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阵容。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比以往任何一轮都多,对面的座位坐得满满当当。除了原有的谈判人员外,还出现了一些新面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吴仪身边的三员大将——国家专利局局长高卢麟、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杲、国家科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段瑞春。

这三员大将的出现,给梅西形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知道,这是中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几个重要官员,是中国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关键性人物。他顿时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了。

梅西想为上一轮谈判美方的失礼作出解释。

没等他开口,吴仪就来了一个简短而强硬的开场白。

吴仪:“美方在上轮谈判中没有对中方的极大诚意和巨大努力作出反应,相反,执意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报复。中国人不怕报复。如果美国实施报复,我们也将实施同等的贸易报复。我们始终认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原则是:对话比施加压力更有效。解决目前问题的依据,应该是中美两国已经参加和准备参加的国际公约。中方不作出超出这一水平的承诺。任何一方不应将自己的国内法强加给另一方。”

吴仪短短的几句话,把中国代表团在这轮谈判中的基本立场阐述得非常清楚,实际上,等于一开始就把美国的过高要价坚决拒绝了。

如果说别人可能不完全明白吴仪这番话中的含义,但对梅西来说,他已经非常清楚地听到了一个信号——中方在这轮谈判中不可能作出妥协。

黄立德成功地让“朱仿”进入拍卖会

8

高大勇 黄永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当代小说

[内容简介]

博物馆从某拍卖会上定向收购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官窑重器,著名收藏家黄立德却点破这是一件传说中的“朱仿”——圈内第一造假高手朱伯勤的伪作。佟教授难以面对如此不堪的事实,羞愤难当,竟自杀身亡,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郑岩。郑岩为了替恩师讨还一个公道,开始探寻“朱仿”的秘密,但知道真相后却让他几度消沉……

[上期回顾]

在黄立德的主使下,安蒂克公司的董事们提出一个月之后,公司举行五周年庆典秋拍,届时要完成三个亿的任务,在他们的逼迫下,唐景明被迫辞职,陈汉书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

黄立德把所有的朱仿都运到张老庄园的地下库房。

张老的眼睛都看直了,激动兴奋之情难以抑制。

“呵呵……立德,你终于让我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黄立德说:“昨天刚到,今天我就赶紧给您送过来了……”

张老抚摸着一件件精美的瓷器,赞叹道:“朱伯勤真是不得了啊!谁能看得出这是朱仿!”

“从今天起,就不该再叫它们朱仿了,现在它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官窑器啊!每一件都是承传有序、来历清楚的绝世珍品呐!”

张老喜不自禁,说:“对对对,说得对,这是一批真正的官窑!”

“是呀,按市价最少也值两个亿!如果送去上拍,可能还远远不止。”

“像这样的官窑重器,平时能得一两件,就已经是烧高香了,这一下子拿到几十件,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啊。不过,要把它们一件件走掉也还是要下点功夫的,不过,你不用操心,这事儿尽管交给我来运作好了。”

“干吗一件件走掉,那多麻烦,一把出多痛快呀!”

张老愕然:“这么多官窑器一把出,怎么可能呢?目标岂不是太大了?!”

“出货的方式我早就设计好了,所以才把它们全都做成了海归瓷!据我所知,安蒂克拍卖公司最近要搞一次五周年庆典特拍,到时候会有一个海归瓷专场,这批货委托给他们去做,名正言顺,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哦,这倒是个好主意,安蒂克名声好,能从他们那里出货,保险系数那是相当的高。可唐景明这个人我不大喜欢,就怕到时候会闹些不愉快出来。”

“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唐景明已经辞职了,据说董事会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

“真的吗?”

“这消息靠得住,您就放心吧。”

“既然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咱们也该谈谈细节问题了,立德,你觉得咱们怎么分成合适呀?”

“这您说了算!”

“哦?你这么大方?!”

“张老,咱明人不说暗话,要不是你手上有个朱伯勤,我会这么大方吗?”

张老哈哈大笑:“好好!立德!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有什么话都说到明面上!你够意思,我也不能亏待你!朱伯勤这座大金矿,我们各持一半的股份!怎么样?”

“呵呵,张老才是真正的痛快人!你把朱伯勤比做一个大金矿倒是贴切得很呀。朱仿有价,朱伯勤无价。如今的条件要比当年好得多,他一年做个几十件朱仿可以说轻而易举!”

“我活了大半辈子,做过不少买卖,曾经挣过大钱,也曾经老本赔光,能撑到今天还真不容易!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能做到净赚不赔的,只有古玩这一行,都说古玩有贩毒的利润,没有贩毒的风险,真是一点都没错啊!”

“话是这么说,可真靠古玩发家的也没几个。”

“只要朱伯勤愿意合作,我看跟印钞票也差不了多少,还愁不发家?”

“你只要把箱子交给我,朱伯勤就一定会跟我合作。”

“好吧,等这批货一出手,我就把箱子交给你!目前这段时间,你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嘛,他开工也需要一个窑场,我不懂这些很专业的事情,只能交给你来操办了,如果资金上有困难,我倒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张老和黄立德握手,张老说:“立德,只要我们的合作能顺利进行下去,以后的好日子就不愁了!”

“一个好的开头等于成功了一半,现在就等这批货顺利出手了!”

黄忆江找到郑岩,述说安蒂克刚发生的变故,郑岩神色凝重。他在台阶上坐下沉思着,黄忆江等了一会儿就没了耐心,说:“算了算了,后悔又跟你说了!反正老唐也退休了,安蒂克从此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也别操心了,他们爱怎么折腾由他们去吧!我明天就撤,不跟他们玩了!”

郑岩说:“你干吗那么着急撤?难道你不想亲眼看看三个亿的指标是怎么完成的吗?”

黄忆江笑道:“呵呵,你是想让我当卧底呀?”

郑岩也笑道:“这你一定很有兴趣。”

“兴趣我倒有一点儿,可就怕不是那块材料!”

郑岩思索道:“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也没什么复杂的,海生说得也没错,董事会看老唐不顺眼,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这我能理解,可是三个亿的指标就太匪夷所思了,董事会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决策呢?”

“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就这么简单的一点道理,因为他们老不赚钱已经疯掉了!就算他们定十个亿的指标,我也不稀奇!”

“关键问题是他们还挺有把握,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如果给你一个多月的时间,要完成三个亿的指标,你会怎么办?”

黄忆江怔了一下,说:“我跳楼!”

郑岩认真地说:“我可不会跳楼!我会选拍假货!”

黄忆江笑道:“呵!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一招儿?拜托你好好想想,这可是三个亿呀,好歹也得找些高仿凑数吧?总不至于弄些开门新的东西就敢上拍?就一个多月时间,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高仿?”

“如果我手上有一批朱仿呢?不要多,三十件足矣!”

黄忆江愣了一下:“三十件朱仿?那倒真有可能!”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郑岩笃定地说。

隔日,黄立德带陈汉书去见张老。陈汉书对张老毕恭毕敬,张老领着陈汉书参观那批朱仿。

三十几件朱仿瓷器让陈汉书看得目瞪口呆,激动不已。

黄立德说:“汉书,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今天这个阵式恐怕没见过吧?”

陈汉书沉醉其中犹未自拔,喃喃道:“别说以前没见过,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再见第二回了!张老,您太厉害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官窑器在您这儿简直就是白菜萝卜呀,一出手就是几十件,做梦我都不敢相信呀!”

“这批货也的确来之不易,耗费了我多年的心血!它们都是我下了大本钱从海外一件件征购回来的,这每一件瓷器都有来历,清清楚楚。”张老把那些瓷器的身份证明拿给陈汉书看。

陈汉书深信不疑,感激地说:“张老把这么多好珍品全都委托给我们公司,真是抬举我们安蒂克了!”

“陈总,实不相瞒,这批货我本想委托给别的公司,后来黄先生开了金口,我才决定给你们安蒂克的,你得好好谢谢他才行……”

陈汉书和黄立德相视一笑。陈汉书说:“我心里有数。”

黄立德问:“汉书,你们安蒂克在创建之初,老唐曾经提出一个构想,大力回收流失到海外的文物,有没有这回事?”

“有这么回事,不过,根本就没做起来,哪有那么多资金,就凭安蒂克这点实力,那是痴人说梦,老唐除了会夸海口,没干成过一件实事。你不提我都想不起来了。”

“老唐未竟的事业,就由你来帮他完成吧。”

陈汉书一怔,说:“你是说张老这批货?”

“对呀,你索性搞个海归瓷专场不就成了?你们可以对外宣传,经过几年的努力,安蒂克已经从国外成功征集了几十件官窑瓷器,近期就会搞一个海归瓷专场……”

陈汉书默默点头,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张老说:“这个专场的规格越高越好,因为要上拍的都是顶级精品!”

“绝对没问题!”

“陈总,希望我们这次合作能够成功!”

“那是一定的!能把您张老发展成安蒂克的大客户,也是我陈汉书三生有幸呀!”

黄立德说:“张老,汉书,具体事宜你们谈吧,我就不打搅了,正好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先行告辞离去。

“陈总,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到我书房里谈吧。”张老引着陈汉书步入书房。